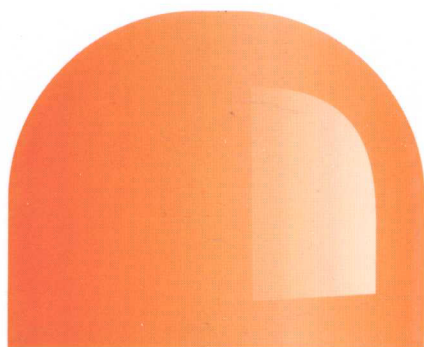


颠覆传统医药观念 终结传统医药理论

权威媒体 《泰晤士报》《星期日电讯报》《独立报》等极力推荐



## TAKING THE MEDICINE

治病救人的医生竟成了悄无声息的杀人凶手，药物究竟是治人还是害人？

# 医药的真相

药物的神奇疗效究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是利弊参半，抑或弊大于利？

对阿司匹林、奎宁、抗生素等的使用缘何进入误区，致使药物滥用而伤及人的性命？

## 别让药品害了你

[英] 德吕恩·布奇 著 孙红 马良娟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医药的真相

## TAKING THE MEDICINE

### 别让药品害了你

[英] 德吕恩·布奇 著  
孙红 马良娟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药的真相:别让药品害了你/(英)布奇著;孙红,马良娟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104-0843-4

I. ①医… II. ①布… ②孙… ③马… III. ①药学史—世界—普及读物  
IV. ①R9-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6249 号

TAKING THE MEDICINE

Copyright ©2008 by Druin Burch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第 01-2010-1817 号

## 医药的真相:别让药品害了你

---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作 者:(英)德吕恩·布奇

译 者:孙 红 马良娟

责任编辑:陈黎明

封面设计:博雅坊

内文排版:亿辰时代

责任印刷: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8.5

字 数:198 千字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0843-4

定 价:29.8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 序 言

某人手拿巨型针头，意在将它插进病人的颈部，这是对病人自己有好处的，而执行医生之前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没有什么事情比旁观这事儿更吓人的了。

我说的不是你们用来注射药物的小针，也不是输血用的那种稍大些的针。我指的是那种又长又大的磨尖了的钢针，这是用来在人体上作入口穿刺用的。

准备过程是简单的。你让病人平躺着，或者让床向后倾斜，这样头就比脚低了，头部和颈部的血管就会处于充盈的状态。你要清洁皮肤，在颈部周围铺上消毒纱布（这意味着要把病人的脸蒙上），在颈静脉血管处注射局部麻醉剂。然后，有人给你戴上手套，给你穿上长袍，在你的嘴上罩上口罩，头上戴上帽子。额外穿上的这些东西，让你热得直流汗。你要摸摸病人颈部的脉搏。你找到了脉搏，然后停留一秒以确认这不是你自己的脉搏。现在，你的手指摠着的是病人的颈动脉，每一次脉冲都将一定量的血送往大脑。对于多数人来说，你必要的血管就位于这种跳动的外侧。

持续把你的手指放在脉动上，你抓过一支安上了小型注射器的大针。你要找的血管位于皮下的深处。你无法看到或者感觉到它。针可能会穿过它，或者把它完全错过。这可能刺穿动脉，使血液在高压的作用下顺势喷出，也可能穿过并刺穿肺的顶部，还可能在气管上穿个洞，或者切断重要的神经。

你一只手抓着注射器，小心翼翼地将针的末端放在病人颈部的



皮肤上，紧挨着你的手指。针尖儿是倾斜的、尖锐的，不是一个圆形，而是如同你们现在从侧面看到的，是一个刺穿的“V”字形。若你是幸运的，病人的头不乱动，也不痉挛。你很紧张地意识到，针穿过你薄薄的手术保护手套，并扎到你的手，是多么容易的事儿。

你说，“你现在会感到轻微的推动”，期望这能让病人听起来更信服。

我在扎针方面的训练，开始于一个大抵经过系统布置和监控的病房。这是因为，在我来之前两个月，一个医生试图尝试这些训练，然而失败了。当他只是想确认一下针是否安好了时，当他要把注射器从针的末端拔掉时，针已然插进了颈动脉，血液带着足够大的压力喷出，横跨房间留下了它的痕迹。触碰到动脉是相当常见的。你足够用力按足够长的时间，流血通常就会停止。

那个医生接下来尝试扎病人颈部的另一边，而在那儿他犯了同样的错误。拔出针以后，他再次按压，以促使流血停止。

病人的颈部开始膨胀。流出的血液在每一侧鼓出一个巨大的血液包。从动脉中流出的血液被遏制在她的肌肉中，而并非失去控制地流到地板上。她的脖子上的压力增大，两个西红柿大小的包挤压着周围的组织结构。病人开始呼吸困难。这两处内部流血，不比大的淤青大多少。它们挤压了气管，使气管变形。她死了。

医学介入是危险的。有时，甭管你多么小心，事情就是会出错。当看到大的针头时，要比看到药片儿时，多多少少更为不舒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尖锐的边缘并非是为了使事情变得更危险才这么要求的。我曾给心脏病发作的人服用血凝分解药物，之后看到血液在其舌头上快速地渗出，舌头肿胀而使其窒息。有些人因为中风而病倒，药物在挽救他们生命的同时，也使血液急速流进他们的大脑。即便是当死亡不是那么显著的时候，死亡也是真实存在的。药

物以隐性的方式对人体造成的损害，几乎无法被察觉。比人们通常忍受的苦痛更加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是向暮年的死亡迈出的轻微的一小步。患有癌症的人开始内部出血，直至流尽他们自己的血液。当你一直期待某种坏的事情出现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一个药片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

还有很多因为疏忽造成的过失。一个医生，在过去的一个月内他的两个病人因为服用阿司匹林导致出血而亡，这个医生在给其他人使用阿司匹林时变得很谨慎。出血事件扎进他的记忆，困扰着他。使用阿司匹林的目的在于阻止中风和心脏病突发，然而病人坚持服用它，而不管他们对这种药适合不适合。那些为数不多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出血死亡案例是令人难忘的。许多的心脏病和中风患者出血死亡事件随后还会出现，但这种情况将不那么频繁，而且出血的状况也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医生的职业习惯慢慢地溜走了，疏忽而导致过失的记忆慢慢模糊。当一个老人捂着胸口病倒的时候——这是他所有的家人都知道的某一天会出现的情况，这时，人们很容易忽视他不宜服用的药物。这些出血死亡案例，表明的是医疗危险的副作用。

你可能会认为，医生会意识到这些危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你认为向医生征询医疗建议是一件有益的事儿。多数情况下，你是对的，但这只是最近才这样。在人类历史的多数时间中，医生毁掉的人远远多于他们挽救的人。他们开的药以及他们的建议或许是有害的。他们一直是真诚的、好心好意的，但也是危险的。本书要讲述的就是医药学的阴冷过去，以及为了进步而采取的方法。

用少数的常见药——鸦片、阿司匹林、奎宁以及几种其他的来举例，我想向人们展示，人们是如何认为药品决定了他们的成功的。不同的治疗方案讲述着不同的故事。这儿搜集到一块儿的例子

讲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些故事讲述了下列问题的重要性：你是如何尝试着回答关于人体的问题，关于什么使人健康或者生病，对此加以区分是出奇的困难。

多数的医药史都出奇地古怪。它们把自己的学科仿佛当做一种观点、一种判断、一种看法。罗伊·波特的《对人类最大的益处》(*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是一部最好的现代综合史。波特在他的导言中致歉，说他聚焦于那些取得进步的人，而嫌恶那些“伟大的医生”创造历史的想法，这种想法庆祝的是人类对医药从无知经历错误到科学的成功历程。波特困惑于他的研究对西方的集中程度。他解释说，他这样做只是因为西方的方法从文化上讲是成功的。他说，“它的主导地位”，意思是说，西方的医药，“处于增势是因为社会和病人认为它会‘起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好，至少对于许多重要类别的紊乱症是这样的”。

为什么波特在“起作用”一词上加上引号？

历史学家以对待政治、社会和艺术的方式来对待医药。埃及人用鸵鸟蛋膏药来治疗敞开式颅骨骨折，这就如同他们将他们的死人木乃伊化，并为之修建金字塔一样。在历史学家看来，所有这些活动都和信仰体系相契合，而信仰体系定义了什么是古代埃及人。另一种文化中的医药如同宗教一样，反映的是民族的属性。这些历史学家是对的。波特撰写的医药史中容纳了数量大得惊人的治疗方法，包括埃及人的医疗方法、希腊人的医疗方法、罗马人的医疗方法以及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医疗方法。

这些医疗方法中包含的这些药物是否救命、治病，并且减缓了病人的伤痛？就这个问题而言，历史学家无能为力。他们不能告诉你。他们的兴趣在于一种治疗方法是反映某种特定文化信仰的方式。跟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波特的兴趣在于医药的文化本质。在

我的眼里是治疗方法的东西，在你的眼里可能是毒药。波特说，每个社会的“诊断艺术和治疗方法”跟其他社会的一样有效。他聚焦于西方的诊疗方法，是因为西方的诊疗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很流行。医药史的传统观点是，在医药史上，不同的医药体系之间彼此开战，这是信徒们彼此之间发自心底的战斗。

尽管医药并不像诗歌那样，然而，关于药片儿和剂量的不同功效间无休止的争论，像抒情诗和十四行诗之争一样。我们的身体跟我们之前的埃及人的身体一样，跟埃及人之前的苏美尔人的身体一样。我们有着一样的器官、一样的结构。癌症和传染病以及意外和年龄带来的危害历经千年之后，虽有些许改变，但改变的幅度并不大。医药史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体验，让读者感知希腊人、罗马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18世纪的法国人所拥有的大量药品。历史学家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人们对其所做的事情的信仰，但几乎没有哪个医药史评价一下这些医药法是否正确。

遭受癌症的苦痛，在中世纪的法国内科医生的治疗下就比在埃及神医伊姆霍特普的治疗之下更好吗？罹患肺炎，希腊医生、罗马医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医生、以创新性著称的美国医生或者拥有19世纪从哈佛到海德堡最好的医药理念的医生，谁治得好？答案是，他们没有差别。他们的基本原理是不同的，而不是效果不同。希腊人解释了为什么放出去四品脱的血会对胸部感染的人有所帮助。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医生也有着他们自己的解释。希腊人的解释和华盛顿的私人医生的解释中存在的差异是非常有趣的。关于失血对病人的影响，他们认为这并不重要。

埃及人对于机体是如何运作的，有着复杂的看法。他们认为莨菪是一种能引起强烈性欲的药物。一千年以后，在雅典和罗马的传统文明中发生了什么呢？托马斯·多曼迪最近写的疼痛史，篇幅很

长，也很有趣。当谈及希腊和罗马的时候，他评论说“被采摘下来的莴笋嫩芽，有着既得的声望——既可以用来安慰悲伤者，又可用来自来鼓励狂怒的人”。难道埃及时代的莴苣发生了什么改变吗？是人类的心理改变了吗？我们吃沙拉的时候，要不要小心点儿？

在1664年的最后一天，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中写下了几个月以来他罕有的良好健康状况。“我确实蒙了，不知道是因为我的野兔，还是因为每天早晨吃了一片儿松节油，还是我不再穿长袍了”。不论原因是什么，一定并非上述的三种。我们仍对很多事情感到迷茫，经常包括身体方面的解释，但是自1664年以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医药的进步是真实的，这来自于人们意识到某些医药理论比其他的更有用。佩皮斯的信仰是真诚的，但这些信仰却是错误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自1960年开始监控全球儿童死亡问题。在2007年，他们报告说，儿童年度死亡数量第一次降低到1000万以下。与此同时，世界儿童的数量在增加。在1960年，这一数字是2000万，在2007年是970万。这一数字降低的原因是一些贫穷国家的贫穷状况有所改善，这意味着更好的食品、房屋和卫生，与此同时，疫苗、维生素以及防蚊网络也帮助挽救了数百万孩子的性命。这种进步依赖于理解了一些医药治疗真的“起作用”。

我从未想过要挽救任何人的生命。这是个意外，当时我主要带着拓展我的运动生活的想法。花在遗传研究上的时间失败了——我发现吸量管是个太过枯燥的伴儿，而且统计数据太过令人恐惧——然而，外面的世界也没什么吸引力。我无法理解我的同僚们为什么涌向伦敦城。那意味着穿套装与刻板的工作和生活，更不要提几乎没机会做运动了。在我的头脑中，“合适的工作”的想法等同于中年。我的精神世界分为运动和非运动两部分，我想要在前者中生活。

这样，带着这些秘密的目的，我申请了医学院。我的面试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我的一个朋友问我：“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想要当医生，你要说什么？”我解释说：“他们不会问我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人们会问这么枯燥的问题啊？他们只能得到相似的回答，即热爱科学，想要帮助别人。”

他们问我：“你为什么想要当医生？”

我说了什么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也许是考官根本没有听。时至今日，我仍认为这是个糟糕的问题。医学似乎相当有趣，相当荣耀。但当有一天我实践它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最初没有一点儿想法。除了往前走，你能有什么想法？

在医学院的学习很顺利。我的外科导师给我写的可能是最善良的报告，他记录着“我没见过这个学生”。几个月以后，我被分配到他这个导师组。他写道“但我知道他的划船进步得飞快”。确实是这样。我从未出现在他的任何外科教学和外科手术中，后来我发现他是非常杰出的。他丝毫没有为难我就让我通过了。

一个夏天，我需要一个借口以便在假期继续留在那儿培训。一个给予我帮助的导师，期望我的计划能够代表某种学术热情。他帮我赢得了一小笔助学金，让我在夏天继续从事医药史的研究。这样，在早晨绕着泰晤士河跑完以后，我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坐在古老的图书馆里。我坐在那儿读书，直到白天的灼热弱化成为轻柔的温暖，那时，我再去划船。那种生活是完美的。我阅读了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医药实践方面的东西。在很多方面，医学的发展看来已经非常文明化了，只是治疗方法是可笑的。人们应用水蛭时，跟其他一些也能缩短人的寿命的东西一块儿用。我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发现这一点。

当夏天过去了（而冬季培训适时开始），我们学了心脏病方面

的知识。我的一本书告诉我，你应该使用利诺卡因，但这在报告中却没有提到。我举手问了这个问题。

我被告知“现在我们不用这个了”。

“但我的书里面说它可以救命。”

“不再是这样了，现在它会要了人的命。”

讲师用一些著名的话来回应我，这些话通常是从医学杂志上引用的：

戈洛特说：“看起来你把它们安错了位置：心脏在左边，而肝脏在右边。”

斯甘娜瑞利说：“是的，在古时候确实是这样的，但我们已经完全改了，我们现在用全新的方法来进行医学实践。”

某种东西怎么可能这一年还能救命，第二年就会要了人的命呢？开始使用水蛭的岁月距离现在不甚久远。现在我在教科书里面发现了其他自相矛盾的地方。有人说，安非他明有助于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所以家庭医生很乐于开这种药。第二个人说抗抑郁药物容易让人自杀。第三个人说，孕妇应该喝黑啤酒。第四个人说，床上睡眠可以挽救生命，而第五个人则自信满满地说这会要了人的命。在病房里，早晨资深医生告诉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回避某些做法，而下午其他的资深医生则宣布同样的处置是基本的处理。教授们就人们是否得了传染病、心脏病、癌症以及中风而争论不休，然后，争辩说他们对手的治疗方案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某种被称为“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的东西被介绍给我们。这意味着，真理不是被哪个专家的神秘观点所神化的东西。你提出了一种理论，然后你检验它，只有某些类型的检验是可信的。

很多看起来令人糊涂的东西变得清晰起来。关于水蛭，关于教

科书，关于教授的那些东西，我开始明白了。如果某位资深人士认为某种东西是有效的，它并不必然是正确的。即便是真诚的、受了良好教育的、聪明的人认为某种治疗是有益的，它也仍然可能是有害的。

依此类推，事情也同样处于变化中。从前我的教练们看起来很喜欢上帝。我的教练们都有着很好的天赋，包括完美的理解力和整体力量。任何时候，我成绩欠佳，都是我的过失，这是明摆着的，是因为我的某种局限性。教练们也持有这样的观点。甭管我对他们的智慧和理解力有多肯定，教练们都比我更肯定他们自己的智慧和理解力。

他们说，“我想让你在之后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里，将心率保持在最大值的85%”，这是他们经常说的内容。

我开始问：“为什么？”

通常会有短暂的沉默。

“因为这是提高你的健康水平的最好方式。”

“你怎么知道的？”

这次的沉默稍长一点儿。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种做法起作用了。这是那些赢得奥运会冠军的人所采取的方式。我知道这一点，我给他们中的一些人训练过。”

我问：“但是，实际上，有人做过实验吗？”

又是一次短暂的沉默，不过这一次有点儿恫吓的味道。

“你到底要说什么？”

这本书就是我的答案。



# 目 录

## Contents

### 序言 /I

1. 早期的麻醉药物——鸦片 /1
  2. 鸦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12
  3. 抗疟疾药物奎宁是如何发现的 /25
  4. 放血疗法真能治脑膜炎吗 /39
  5. 柳树树皮的药用价值 /48
  6. 化学的发展如何推动医药学的进步 /52
  7. 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 /58
  8. 染料的发展与医药学的进步 /66
  9. 功过参半的医药的传教士们 /82
  10. 医药的发展与阿司匹林的发现 /92
  11. 被称为海洛因的咳嗽药 /102
  12. 几乎改革了医药业的弗朗西斯·高尔顿 /106
  13. 抗生素的应用与纳粹恐怖下的诺贝尔奖 /112
  14. 青霉素的发现与应用 /125
  15. 坏血病及其早期临床试验 /141
  16. 肺结核的巨大危害与治疗克星 /153
  17. 道德质疑下的链霉素临床试验 /167
  18. 镇静剂带来的大灾难 /181
  19. 梅毒、麻风病等处方药的疗效与危害 /194
  20. 阿司匹林与心脏病的纠葛 /210
  21. 阿司匹林对心脏病患者的益处 /231
  22. 心脏病处方药的临床试验 /240
  23. 癌症和艾滋病治疗中观念带来的风险 /247
  24. 医药界的两斗士之争与华盛顿的死亡 /256
  25. 质疑在医药实践中的重要性 /267
- 致谢 /281

## 1. 早期的麻醉药物——鸦片

约一万到一万五千年前，当我们的祖先不再靠采摘和狩猎为生时，他们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之所以这么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选择使他们不再那么健康了。他们的膳食结构受到了限制。当遇到一两种主要农作物受到影响的坏年头儿的时候，他们也变得更加的脆弱。家畜给他们带来了虱子、蛆虫以及疾病，而在当时这些还都没有爆发在人类身上。卫生越发成为一个问题。要是你明天就搬到别处去，你无需仔细地琢磨你应该在哪里解手。但是，情况改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至少曾经一度出现了下滑。

农业能为人们稳定地提供啤酒，而一些人正经八百地说，农耕对于人们最初的吸引力就在于此。除了提供啤酒之外，农业确实提供了获得财富的机会。谷物可以被储存起来，工人可以进行专业化分工，酋长们能够爬上高位，然后开始发胖、变懒。伴随着大量农业化思维人口的增加，专业化的医生开始出现。

苏美尔人约六千年前生活在今天的伊拉克地区。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最早的农业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人类早期医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信赖自己的医学。苏美尔的老太太经常以母亲的口吻叨咕：“我的孩子，注意一切有药用价值的东西！……注意一切有药用价值的东西！”这是因为她们感到她们的后人们对此如此不关注，以至于她们认为有必要自己重复一下。苏美尔人担心“纠缠人类的忧虑和肠道疾病”，以及药力所不能及的苦痛。（有句谚语说得好，“家里有个恶毒的媳妇比任何疾病都可恶”）他们写下关于药方的东

西，写下关于“救活人的命，带给人重生”的医生职责的内容，写下关于制作“具有神奇力量的药品”方面的东西。

要了解苏美尔药品，我们应该首先转向埃及人。我们所获得的苏美尔人时期的石碑上记录着诗歌、谚语、宗教，甚至小说，但是有关医药方面的内容却只是只言片语。有一个碑文上确实有几味药的成分——乌龟壳、蛇蜕、麝香、牛奶、无花果以及大枣，但却丝毫没有提及如何煎制以及具体用途。然而，埃及人继承了大量的苏美尔文明，关于他们给病人看病的特效药方，我们有着较完好的记载。通常来讲，它们没有很大的价值。

埃德温·斯密斯，一个来自康涅狄格的中年冒险家，在1862年1月份，花了21英镑买了两张纸莎草。它们大概是3500年前的，上面记载着一些在那之前就传下来的知识。上面列举了大约160种治疗方法。这些东西，现代的学者已经翻译出了一小部分。这样，我们知道了在埃及的医药宝库中，包含着洋葱、西瓜、旱芹，以及杏仁、八角、大枣、莳萝、杜松、桂皮。

近来的一个研究阿司匹林的史学家——狄阿缪德·杰弗里·迪阿姆伊德很兴奋，因为在这张埃及的单子上以及在苏美尔人的记录中，都包含着柳树。我们最初就是从柳木中提取阿司匹林的。我们可以缜密地推理，这意味着苏美尔人和埃及人以有效的医药方式使用柳树。然而，他们在柳树跟其他的成分之间没有作出区分。就他们而言，柳树不比洋葱或者旱芹更有效。

在斯密斯所买的纸张中，有一张上面提出，将柳树与无花果、大枣以及啤酒相混合，可以“让心脏获得面包”（埃及人用“面包”来作为所有好东西的同义词。他们日常彼此间打招呼都是用“面包和啤酒”来表达良好的希望，意思是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好）。研究阿司匹林的历史学家评论说，“许多他们的迷信、推理以及治疗都

是建立在跟我们相异的概念之上的”。确实是这样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埃及人认为他们的医生和他们的药品都是强力的、有效的。他们的实践记录则表现出一点儿不同的东西来。这两张纸莎草——我们人类最古老的医药指南，上面包含着剂量、膏药以及麻醉药，它们的有效性简直是空想。传统的治疗知识并不可靠。世界上第一个医生是骗子。任何职业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始，即便是那些总是愉快地享受着人们的特殊信任的职业也不例外。在下一个3500年之内，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尽管如此，世界人口变得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更长寿。他们变得更健康。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足够幸运，他们出生在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他们的寿命几乎可以达到他们的采集—狩猎祖先的三倍左右。这种巨大的变化来自于更多的食物、更好的居住条件、更优良的环境。医药所带走的多于它们所带来的。

科学的理念是指一种理论必须是被验证的理念，即不能被验证的或者尚未被验证的东西不能当做事实的理念。科学理念还没有出现在苏美尔人身上。然而，他们发现了某种药，效果如此神奇、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了解了该药的效果。麻醉药来自于罂粟，这直到今天都很普及。

罂粟是罂粟属，罂粟科，毛茛种，木兰门，木兰纲，植物，真核细胞。它适合在被挖过的土地上生长，或者是在战争中被挖得乱七八糟的土地上，或者是在被犁杖耕过的土地上。在牛津郡，在我家周围的田野中，罂粟是普遍存在的风景。罂粟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小麦或者大麦田中间不规则的田地里，茁壮地成长。罂粟长着毛绒绒的茎，低垂着绿色花蕾，当它的双萼片脱落时，下面猩红色和深色的花瓣骤然开放，尽享几天灿烂的阳光。罂粟也有别的颜色：橘红色的加利福尼亚罂粟，叫做宽蕊加利福尼亚罂粟，浅黄色

的威尔士罂粟，或者在大片的阴影中开放的淡黄色的冰岛罂粟。

在温暖的夏日里，罂粟的子房膨胀，果实形成，形状是一个朝上的钟，柱头形成了一个帽儿，在那儿分成瓣儿。这种果实在一段时间里明显是多汁儿的。划一下它，就会有一种白色的物质沿着果实的外壁缓缓地流下来。最终这些流淌下来的汁液会变得干燥，微风通过蒴果的小孔将种子吹散在风中，这将是来年的植物了。

在20世纪晚期长大的我看来，罂粟象征着快乐。在良好的天气里，在郊区游逛的时候，你会看见它们，或从火车、汽车的车窗向外瞥的时候，你会看到眼前闪过鲜亮的猩红色。连佛兰德斯田野的永久形象都加强了罂粟的愉快本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罂粟的形象跟周围的泥泞与死亡形成了对比，这对部队形成了很大的吸引力：这个形象进入部队人员的头脑中，给了他们为家乡田园而战的希望，那里有他们在乡村的快乐记忆。

这也是苏美尔人对它的称谓：快乐植物。他们的文字是楔形文字。那是整体上比我们的语音学字母要相对笨一些的象征符号。他们使用的很多陶片还继续存在着。从巴格达南部出土的一个陶片描述了如何从植物中提取快乐。你划破正在成熟的种子头，接着那种有点儿苦的、充满麻醉成分的黏稠物出现了。把它留在那儿晾干，让它在太阳底下氧化，而后可搜集到一种棕色的黏稠的浆糊。你得到的东西叫做鸦片。

鸦片本身，即罂粟汁液的干燥物，是不同化学成分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成分我们今天称之为吗啡。它是一种复合植物碱，有着药理学的效果。它们为什么会这样？至今尚不清楚，但是似乎植物产生植物碱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专门对其周围的物种产生影响。植物碱使得某种植物（或者该植物的一部分）引不起任何昆虫或者食草动物的食欲，否则，这些植物可能会被吃掉。然而，有时